

桃花扇

夢鶴居士序

嘗怪百子山樵所作傳奇四種，其人率皆更名易姓，不欲以其面目示人，而春燈謎一劇，尤致意於一錯二錯，至十錯而未已。蓋心有所歉，詞輒因之。乃知此公未嘗不知其生平之謬誤，而欲改頭易面，以示人過。然而清流諸君子。持之過急，絕之過嚴，使之流芳路塞，遺臭心甘；城門所殞，游至荆棘銅駝而不顧。禍雖不始於夷門，夷門亦有不得謝其責者。嗚呼！氣節伸而東漢亡，理學熾而南宋滅。勝國晚年，雖婦人女子，亦知嚮往，東林究於天下事奚補也？當其時，偉人欲扶世祚，而權不在己；宵小能覆鼎鑊，而溺於宴安。扼腕時艱者，徒屬之席帽青鞋之士；呈露熱血者，或反在優伶口技之中。斯乾坤何等時耶！既無龍門昌黎之文，以淋漓而發揮之；又無太白少陵之詩。以長歌而痛哭之。何意六十七載後，雲亭山人，以承平聖裔，京國閒曹，忽然興會所至，撰出桃花扇一書，上不悖于清議之是非，下可以供兒女之笑劇？吁！異哉！當日阮鬚子，自命以填詞擅天下。詎一個人，即以其技還奪其席，而且不能匿其瑕，而且幾欲褫其魄哉？雖然，作者上下千古，非不鑒於靈樞之局，而欲鋪東林之餘精也；亦非有甚於青蓋黃旗之事，而爲狡童離黍之悲也。雖以暑冷官閒，靈明几淨，胸有勃勃、欲發之文章，而偶然借奇傳之爾。斯時也，適然而

有却寵之義姬；適然而有掉舌之二客；適然而事在興亡之際。皆所謂奇而可傳者也。彼既奔赴於腕下，吾亦發抒其胸中。可以當長歌；可以代痛哭；可以弔零香斷粉；可以懲華屋邱山。雖人其人而事其事，若一無所避忌者；然不必目爲詞史也。猶記歲在甲戌，先生指疊臺所懸唐朝樂器小忽雷，令余譜之。一時刻燭分箋，疊鼓競吹，覺浩浩落落，如午夜之聯詩，而性情加暢。翌日而歌兒持板待韻；又翌日而旗亭已樹赤幟矣！斯劇之作，亦猶是焉，爲有所謂乎！然讀至卒章，見「板橋殘照，楊柳輕腰」之語，雖使柳七復生，猶將下痺；而謂千古以上，千古以下，有不拍案叫絕，慷慨起舞者哉？妙矣！至矣！蔑以加矣！若夫夷門復出應試，似未足當高蹈之目；而桃葉却聘一事，僅見之與中丞一書，事有不必盡實錄者。作者雖有軒輊之文，余則仍視爲太虛浮雲，空中樓閣云爾。

梁溪夢鶴居士撰

桃花扇本末

族兄方訓公，崇禎末，爲南朝部曹。予舅秦光燾先生，其姻婭也，避亂依之。羈旅三載，得弘光遺事甚悉。旋里後，數爲予言之；證以諸家稗記，無弗同者，蓋實錄也。獨香姬面血扇扇。楊龍友以畫筆點之，此則龍友小史，言於方訓公者。雖不見諸別集，其事則新奇可傳。桃花扇一劇，感此而作，南朝興亡，遂繫之桃花扇底。

予未仕時，每擬作此傳奇。恐聞見未廣，有乖信史，寤寐之餘，僅畫其輪廓，實未飾其蘊采也。然獨好誇於密友曰：『吾有桃花扇傳奇，尙祕之枕中。及索米長安，與僚輩飲，亦徒徒言及。又十餘年，興亡已闕矣！』少司農田綸霞先生來京，每見必握手索覽，予不得已，乃挑燈填詞，以塞其求。凡三易稿而書成，蓋己卯之六月也。

前有小怨雷傳奇一種，皆屬子天石代予填詞。予雖稍諳宮調，不諳於歌者之口。及作桃花扇時，天石已出都矣！適吳人王壽熙者，丁繼之友也，赴紅蘭主人招，留滯京邸，朝夕過從，示予以曲本數套，時優熟解者，遂依譜填之。每一曲成，必按節而歌。稍有拗字，卽爲改製，故通本無贅牙之病。

桃花扇本末，王公縉紳，莫不借抄，時有紙貴之勢。乙卯夕。內侍索桃花扇本甚急。

予之善本，忘懷遺傳何所，乃於張平州中丞家，覓得一本。午後進之直邸，遂入內府。

乙卯除夜，李木庵總憲，奉使送歲金，即索桃花扇爲園壇下酒之物。開歲燈節，已買優扮演矣！其燕客金斗山，於李相國湘北元生宅，名噪時流，唱題畫一折，尤得神解也。

庚辰四月，予已解組，木庵先生招觀桃花扇。一時翰部臺省，羣公咸集，讓予獨居上座。命諸伶更番進觴，邀予品題。座客嘖嘖稱願，頗有凌雲之氣。

長安之演桃花扇者，歲無虛日。獨寄園一席，最爲繁盛；名公鉅卿，墨客騷人。駢集者坐不容膝。張施則錦天繡地，臚列則味海珍山。選優兩部，秀以充正色，蠢者以供雜脚。凡砌抹諸物，莫不應手。妙在各優人感其厚賜，竭力描摹，聲情俱肖；蓋因主人乃高陽相公之文孫，詩酒風流，今時王謝也，故不惜物力，爲此豪舉。然笙歌靡麗之中，或有掩袂獨坐者，則故臣遺老也，燈炮酒闌。唏噓而散。

楚地之洞，美在萬山中阻絕人境，即古桃源也。其洞主田舜年頗嗜詩書。予友顧天石，有劉子驥之願，竟入洞訪之，盤桓數月，甚被崇禮，每宴，必命家姬奏桃花扇，亦複旖旎可賞。蓋不知何人傳入，或有雞林之賈耶！

歲丙戌，予驅車恆山，遇舊賓長劉雨峯爲郡太守時。羣僚高譙，留予居賓座，觀演桃花扇，凡兩日，繡錦盡致。僚友知出予手也，爭以盃酒爲壽。予意有未愜者，呼其部頭，即指點焉。

顧子天石，讀予桃花扇，引而申之，改爲南桃花扇，令生旦當場團圓，以快觀者之目。其詞華精警，追步臨川。雖補予之不逮，未免形予僉父，敢不避席乎？

桃花扇者，有題辭，有跋語，又有批評，有詩歌，皆借讀者信筆書之。縱橫滿紙，已不記出自誰手。人有投詩贈歌，充盈篋笥，美且不克勝收矣，俟錄專集。

桃花扇抄本，久而漫滅，幾不可識。津門修蔗村者，詩人也。與粵東屈翁山善。翁山之遺孤，育於其家。修爲謀婚，視無異己子，世多義之。薄遊東魯，過予舍，索鈔本讀之。纔數行，擊節叫絕，傾囊橐五十金，付之梓人。計其工竣也，尙難於百里之半；災梨異，非易事也！

雲亭山人漫述

凡例

一，劍名桃花扇，則桃花扇則珠也；作桃花扇之筆，譬則龍也。穿雲入霧，或正或側，龍睛龍爪，總不離乎珠。觀者當用巨眼。

一，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至於兒女鍾情，賓客解嘲，雖稍有點染，亦非爲有子虛之比。

一，排場有起伏轉折，俱獨闢境界，突如而來，倏然而去，今詞家每喜摹擬其局面。凡局面可擬者，卽厭套也。

一，每齣脈絡聯貫，不可減少。非如舊劇東拽西牽，便湊一齣。

一，各本填詞，每一長折，例用八曲。優人刪繁就簡，只歌五六曲；往往去留弗當，辜負作者之苦心。今於長折止填八曲，短折或六或四，不令再刪故也。

一，曲名不取新奇，其套數皆時流諳習者，無煩探討，入口成歌。而詞必新警，不襲人牙後一字。

一，詞曲皆非浪填，凡胸中情不可說，眼前景不能見者，則借詞曲以咏之。又一事再述。前已有說白者，此則以詞曲代之。若應作說白者，但入詞曲，聽者不解，而前後間斷矣！其已有說白者，又奚必重入詞曲哉？

一，製曲必有旨趣。一首成一首之文章，一句成一句之文章；列之案頭，歌之場上，可感

可興，令人擊節嘆賞，所謂歌而善也。若勉強敷衍，全無意味，則聽者唱者，皆苦事矣。

一，詞曲入宮調，叶平仄，全以詞意明亮爲主。每見南曲艱澁扭擲，令人不解，雖合絲竹，止可作工尺字譜，何可謂之填詞耶？

一，詞中使用典故，信手拈來，不露釘釘堆砌之痕。化腐爲新，易板爲活，點鬼呆屍，必不取也。

一，說白則抑揚鏗鏘，語句整練；設科打諢，俱有別趣；寧不通俗，不肯傷雅，頗得風人之旨。

一，舊本說白，止作三分，優人登場，自增七分。俗態惡謔，往往點金成鐵，爲文筆之累。今說白詳備，不容再添一字。篇幅稍長者，職是故耳。

一，設科之嬉笑怒罵，如白描人物，鬚眉畢現。引入入勝者，全借乎此。今俱細爲界出，其面目精神，跳躍紙上，勃勃欲生，況加以優孟摹擬乎？

一，上下場詩，乃一齣之始終條理。倘用舊句俗句，草草塞責，全齣減色矣！時本多尙集唐，亦屬濫套。今俱創爲新詩，起則有端，收則有緒。著往飾歸之義。彷彿可追也。

一，全本四十齣。其首試一齣，中插一齣，末補一齣，又全本四十齣之始終條理也。有始有卒，氣足神完，且脫去離合悲歡之熟徑，謂之戲文，不亦可乎？

雲山八偶拈

桃花扇目錄

夢鶴居士序

雲亭山人桃花扇本末

凡例

上卷

試一齣	第一齣	第二齣	第三齣	第四齣	第五齣	第六齣	第七齣	第八齣	第九齣	第十齣	第十一齣	第十二齣	第十三齣	第十四齣	第十五齣	第十六齣	第十七齣
先聲	聽稗	傳歌	鬧丁	借戲	訪翠	眠香	却盜	鬧榭	撫兵	修札	投轄	辭院	哭主	阻奸	迎駕	設朝	拒媒

下卷

第十八齣	第十九齣	第二十齣	第二十一齣	第二十二齣	第二十三齣	第二十四齣	第二十五齣	第二十六齣	第二十七齣	第二十八齣	第二十九齣	第三十齣	第三十一齣	第三十二齣	第三十三齣	第三十四齣	第三十五齣	第三十六齣	第三十七齣	第三十八齣	第三十九齣
爭位	和戰	移防	媚座	守樓	寄扇	罵筵	選優	賺將	逢舟	題畫	逮社	歸山	草檄	拜壇	會獄	截磯	逃難	督師	劫寶	沉江	棲真
插一齣	閒話																				

浦

一

駒

餘韻

~~~~~

# 桃花扇

## 試一齣 先聲

佈景 贊禮之庭院。

贊禮開步庭中，同事自後入。

贊禮 「古董先生誰似我？」

非玉非銅，滿面包漿裹；

剩魄殘魂無伴夥，

時人指笑何須躲？

舊恨填胸一筆抹，

遇酒逢歌，隨處留皆可；

子孝忠臣萬事妥，

休想更喚人參果！——（縷戀花）

日麗唐虞世，花開甲子年；

中山無寇盜，地上總神仙。

### 同事 贊禮

老夫原是南京太常寺一個贊禮，爵位不尊，姓名可隱，最喜無禍無災。活了九十七歲，閱歷多少興亡，又到上元甲子。堯舜臨軒，禹臯在位，處處四民安樂，年年五穀豐登。今乃康熙十二三年，見了祥瑞一十二種。

請問那種祥瑞？

（屈指數着）河出圖，洛出書，景星明，慶雲現，甘露降，膏雨零，鳳凰集，麒麟遊，蓂莢發，芝草生，海無波，黃河清。件件俱全，豈不可賀？老夫欣逢盛世，到處遨遊。昨在太平園中，看一本新出傳奇，名為桃花扇，就事明朝末年南京近事。借離合之情

同事

贊禮

同事

贊禮

同事

，寫興亡之感，實事實人。有憑有據；老夫不但耳聞，皆曾眼見。更可喜，把老夫衰態，也拉上了排場，做了一個副末脚色，惹的俺哭一回。笑一回，怒一回。罵一回，那滿座賓客，怎曉得我老夫就是戲中之人？

請問這本好戲，是何人著作？

列位不知；從來填詞名家，不著姓氏。但看他有褒有貶，作春秋必賴祖傳，可啄可歌，正雅頌豈無庭訓？

這樣說來，一定是雲亭山人了！

你道是那個來？

今日冠裳雅會，就要演這本傳奇。你老既係舊人，又且聽過新曲，何不把傳奇始末，預先鋪敘一番，大家洗耳？

贊禮

有張道士的滿庭芳詞，歌來請教罷！

「公子侯生，

秣陵僑寓，

恰偕南國佳人，

讒言暗害，

鸞鳳一宵分；

又值天翻地覆，

據江淮，

蕃鎮紛紜，

立昏主。

徵歌選舞，黨禍起奸臣。

良緣難再續，

樓頭貞烈，

獄底沉淪，

却賴蘇翁柳老，

解救殷勤；

半夜君逃相走，

望烟波，

誰吊忠魂？

同事

桃花扇，齏壇揉碎，  
我與指迷津！——（滿庭芳）

妙！妙！只是曲調鏗鏘，一時不能領  
會，還求總道數句。

贊禮  
待我說來！

奸馬阮中外伏長劍，巧柳蘇往來牽密  
線。

侯公子斷除花月緣，張道士歸結興亡  
案。

## 第一齣 聽稗

佈景  
莫愁湖上，垂楊幾樹，掩映傍水人家。

方域  
「孫楚樓邊，

莫愁湖上，

又添幾樹垂楊，

偏是江山勝處，

酒賣斜陽；

勾引遊人醉賞，

學金粉南朝模樣；

暗思想！

那些鶯顚燕狂，

關甚興亡！——（懸芳春）

「院靜廚寒睡起遲，

秣陵人老看花時；

城連曉雨枯陵樹，

江帶春潮壞殿基；

傷往事，

寫新詞；

客愁鄉夢亂如絲。

不知烟水西村舍，

燕子今年宿榜誰？——（鷓鴣天）

小生姓侯名方域，表字朝宗，中州歸德人也。夷門譜牒，梁苑冠裳。先祖太常，家父司徒，久樹東林之幟，選詩雲間，徵文白下，新登復社之壇。早歲清詞吐出，班香宋黠；中年浩氣流成，蘇海韓潮。人鄰耀華之官，偏宜賦酒；家近洛陽之縣，不願栽花。自去年壬午南闈下第，便僑寓這莫愁湖畔。烽烟未靜，家信難通，不覺又是仲春時候！你看碧草黏天，誰是還鄉之伴？黃塵匝地，獨爲避亂之人！——唉！（搖着頭）莫愁！莫愁！教俺怎生不愁也？幸喜社友陳定生，吳次尾，寓在蔡益所書坊，時常往來，頗不寂寞。今日約到治城道院，同看梅花，須索早去！

「乍暖風煙滿江鄉，

花裏行遲，

攜着玉缸，

笛聲吹亂客中腸！

莫過烏衣巷，

是別姓人家新畫梁！」——（懶畫眉）

✧ ✧ ✧

貞慧應箕（同上）「王氣金陵漸凋傷，

鼙鼓旌旗何處忙？

怕隨楊柳渡春江。」

貞慧 小生宜興陳貞慧是也！

應箕 小生貴池吳應箕是也！

貞慧 次兄可知流寇消息麼？

應箕 昨見邸抄，

流寇連敗官兵，

漸還京師，

那甯南侯左良玉，進軍襄陽，

中原無人，大事已不可問！

我輩且看，

「春光全無主！」

春飄蕩，

風雨梨花摧曉妝。」——（前腔）

方域（相見）請了！兩位社兄果然早到。

應箕豈敢爽約！

貞慧小弟已着人打掃道院，沽酒相待。

家僮（忙上）節寒嫌酒冷，花好引人多。稟

相公！來遲了！請回罷！

貞慧怎麼來遲了？

家僮魏府徐公子要請客看花，一座大大道

院，早已占滿了！

方域既是這等，且到秦淮木樹，一訪佳麗

，到也有趣。

應箕依我說，不必遠去？兄可知道秦州柳

敬亭，說書最妙，曾見賞於吳橋范大

司馬，桐城何老相國。聞他作寓在此

，何不同往一聽，消遣春愁？

貞慧這也好！

方域（發怒着）那柳麻子新做了奄兒阮鬍子

的門客；這樣人說書，不聽也罷了！

應箕兄還不知，阮鬍子漏網餘生，不肯退

藏，還在這裏蓄養聲伎，結納朝紳。

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亂的揭帖，公討

其罪？那班門客纔曉的他是崔魏逆黨

，不待曲終，拂衣散盡。這柳麻子也

在其內，豈不可敬。

方域（吃驚着）呵呀！竟不知此輩中也有豪

傑！該去物色的！（同行着）

「仙院參差弄笙簧，  
人住深深丹洞傍，  
閒將雙眼閱滄桑！」

此間是了待我叫門。（叫）——柳麻  
子在家麼？

貞慧

哇！他是江湖名士，稱他柳相公纔是

家僮

柳相公開門！

敬亭

「門掩青苔長，話舊樵漁來道房。」

（前腔）

（相見）原來是陳吳二位相公，老漢失  
迎了！（指着方域）

此位何人？

貞慧

這是敵友河南侯朝宗，當今名士；久  
慕清談，特來領教。

敬亭

不敢！不敢！請坐！獻茶！——都是

方域

不必過謙，就來賜教。

敬亭

既蒙光降，老漢也不敢推辭；只怕演  
義盲詞，難入尊耳！沒奈何，且把相  
公們讀的論語說一章罷！

方域

這也奇了！論語如何說的？

敬亭

（笑着）相公說得，老漢就說不得？今  
日偏要假斯文，說他一回。（上座敲  
着鼓板）

「問余何事棲碧嶺！」

讀書君子，甚麼史記通鑑不會看熟？  
倒來聽老漢俗談！你看：

「廢苑枯松靠着頽牆？  
春雨如絲宮草香，  
一朝與廢怕思量！」

鼓板輕輕放，沾淚說書兒女腸——

（前腔）

「不答心自閒。」

「流水杳然去，

天地非人閒。」（拍着醒木）敢

告列位，今日所說，不是別的，是申

魯二家欺君之罪，表孔聖人正樂之功

。當時魯道衰微，人也僭竊，我夫子

自衛返魯，然後正樂。那些樂官，恍

然大悟，愧悔交集。一個個東奔西走

，把那權臣勢家，鬧烘烘的戲場，頃

刻冰冷。你說聖人的手段利害呀不利

害？神妙呀不神妙？（敲着鼓板）

『自古聖人手段他能會呼風喚雨，撒

豆成兵。

見一夥亂臣無禮教歌舞，

使了个些方法，弄的他精了精；

正排着低品走狗奴才隊，

都做了高節清風大英雄！」（拍着醒木）

那太師名摯，他第一個先適了齊。他

爲何適齊？聽俺道來：（敲着鼓板）

「好一個爲頭爲領太師摯，

他說：咳！俺爲甚的替撞三家景陽鐘

。

往常時，瞎了眼睛在泥窩裏混。

到如今抖起身子去個清。

大撒脚步正往東北走，

合夥了個敬仲老先生，

纔顯俺的名；

管喜的孔子三月忘肉味，

景公擦淚側着耳聽。

那賊臣就吃了豹子心肝熊的胆，

也不敢到姜太公家裏去拿樂工。（拍

着醒木）